



屏溪先生集 二十

講義

共三十

~16  
2419  
20



和  
2419  
30-20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九目錄

講義

金述夫

善行

性說答問

韓汝師心性講說

金幼道心性講說

宋景晦心性講說

又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講義

金述夫

善行

性說答問

稷山宰金述夫善行來見言孟子堯舜性者也湯武  
 反之也湯武反之者即反之於性也上性者也之性  
 反之於性之性是本然之性耶或主氣質之性看如  
 何先生曰性者也之性與率性之性同反之之性與  
 復其性之性同此者反二字雖有氣質使之意而其  
 性字則同指本然也蓋堯舜之性者也只是率本然  
 之性也湯武之反之者亦只是復本然之性也率性



之性雖率之者氣而所率之性即本然也豈可以此而指所率之性爲氣質之性耶述夫曰善行之見本與門下同而聞暘谷丈之見實主氣質云矣先生曰朱子於此以稟字言之暘谷之言或者以者反等字實緣氣質做爲故以是兼氣質言耶鄙意此性字則明是本然之性也孟子每主性善言是亦一意也○堯舜性之章語類朱子以合下稟得言之本然之性亦稟得後言其理也雖有稟字不害爲本然之性不可以其稟字而兼氣質言之也蓋性之反之非不是氣稟之異故而其性字則是本然性善之性字也

韓汝師心性講說

宗世曰蓋聖人之心清氣聚而虛靈者也衆人之心濁氣聚而虛靈者也清氣之虛明豈但如濁氣之虛靈也濁氣之虛靈豈能如清氣之虛靈哉故泛言虛靈則聖凡皆同而若言本色清濁則身得無分殊乎今日曰虛靈若有分殊則明德亦有分殊此則不然若夫明德則德爲重而明爲輕性爲主而氣爲器故不可以分殊言也此大學之正意也然若言其明之本色則亦安得無分殊乎譬之火光火光之照物同是明也固無分殊之可言而其

明也以燭之大小而亦有別焉燈火之明豈能如燭火之明也燭火之明豈能如松火之明哉故大學則只言火之光明而不言燭之大小者也不可分殊言也若并其燭之大小而推言之則亦豈無別乎

先生曰此段所論語意明白周備無欠闕差錯也

宗世曰虛靈本善與聖人同故所謂復其本善而與聖人同也若虛靈不齊則所謂復其初者不過復其不齊者何能與聖人同此說尤可疑蓋變化氣質云者變其氣之與聖人不同者而反其理之

與聖人皆同者云爾性善之旨政於此可見而所謂復其初者復其性之初也非謂復其氣之初也今日以其虛靈之善故能復其初云云則是其變化氣質者專係於氣善而不係於性善其復其初者只復其氣之初而性在其中矣其說雖不曰如是其歸則自如是矣然則孟子之道性善而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何嘗夾帶虛靈之善言之耶只以性善與堯舜無異故可以變其氣之不同復其性之皆同者而至於堯舜云也何嘗曰虛靈與堯舜同故可以變氣質云耶竊嘗以爲變化氣質則

虛靈亦隨而變故所謂復其初者只復其性之初也豈復其氣之初哉大抵其說以明德之純善推之於虛靈而言曰虛靈亦純善而爲氣稟所拘虛靈即氣也既曰氣則安得謂之純善哉且明德則性爲主故曰氣稟所拘云爾若虛靈之專以氣言者則氣稟之不善便是虛靈之不善亦安有虛靈之本善而爲氣稟所拘之理哉蓋以虛靈爲純善而貳之於氣稟者其宗旨而其說自將漸近於心純善者之論而不自覺矣故不度蒙陋敢以稟告伏乞詳賜指教

先生曰所論大體亦得之矣其曰所謂復其初者只復其性之初也非謂復其氣之初云者極是明言足可以打破彼心純善之誤矣但孟子之人皆以爲堯舜者實以性善之與堯舜同之故而惟禽獸不能變化氣質而人能變化者人之心最靈於禽獸而能活化變動以能反之於同善之性也變化氣質亦非不係於心氣之靈活也此意南軒已言之矣然盛說所謂何嘗曰虛靈與堯舜同故變化氣質云者誠然矣

金幼道心性講說

壬午

先生曰人稟天地正通之氣心此正通之氣之精英

萃於方寸靈昭不昧然以人人言之正通之中亦自有清濁粹駁各自有別心氣體段雖各自靈昭不昧本稟之氣既各不同則雖曰精英聖人純清之精英凡人清濁相雜者之精英至於全濁者之精英以理勢言之豈終無分數之可言耶栗翁虛靈優劣之說真可謂不易之論高明之見元來於此不相契每以爲惑焉幸更有一轉語以曉之也

砥行曰正通形質也清濁資質也人心者正通之靈覺故最靈而全四德此虛靈之所以同也聖凡之所不同者是資質之清濁有蔽有不蔽故其所

存有知愚賢不肖之異虛靈者本體也知愚賢不肖者資質之所生也是以論本體則虛靈同矣論當體則昏明有萬不同矣不可以當體所存之有分數遂謂本體虛靈有分數也小生之見如此自謂有據於朱子之說朱子之說亦不出於明德集註或問之外也栗谷優劣之說則恐亦出於初年論心清濁時說也及其編輯要時既以心爲本正則似不更主此論矣未知如何

先生曰無論形質與資質皆氣分上言中庸聰明睿知註謂生知之質人受正通之氣故戴天履地形質

固能正通其氣之精英謂之資質質字雖同形質之質屬形資質之質屬氣資質是所謂精爽而即心也資質本不過因於形質之氣則自是一氣而相成者也今高明之言以人心不屬資質而曰人心者正通之靈覺故最貴此其不可知也第心是正通之精爽虛靈是精爽之光明則正通之有清濁粹駁朱子已明言於大學或問正通之氣既有清濁粹駁則虛靈之出於正通者何獨無清濁粹駁耶今以知愚賢不肖別屬於資質而不屬於心之虛靈蓋以資質之清濁爲近來所謂氣質之心而以靈覺之心別爲上一

層本然之心此本出於巍巖而寒泉亦以此主張矣高明則不取於人而以獨得之見偶合於此等說而持之不捨信乎自得之見難乎變改也中庸聰明睿知本以心言之故朱子以生知之質釋之大學又言聰明睿知能盡其性此亦指心而言者明矣知愚賢不肖元來心氣之有清濁粹駁而清者知濁者愚粹者賢駁者不肖也知愚賢不肖不係於心果由於何許之資稟有此四者之等耶心之氣亦稱氣質中庸或問論知愚賢不肖而曰聖人之心清明純粹云則凡人之心有不能清明純粹可知而其下小註清明



心之氣純粹心之質氣質之言心古也而其清濁粹駁之各自不同如此虛靈亦本此所謂氣質之心之光明也豈別是一層之心耶此固尋常爲疑者也今高明以知愚賢不肖別爲資稟之所係者以清濁粹駁之或混於心字也明德集註或問之爲心氣聖凡皆同之證者未知指何句語也至於輯要聽箴註栗谷心體本正云云不可取證於心氣之論蓋視箴則以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起頭則以心之氣言之聽箴則以人有秉彝本乎天性起頭則以心所具之性爲主此所謂心體本正者指性而言也非心之氣之本

正也或恐不察於栗翁之本意也

砥行曰聰明睿知四字只是心體不昏昧之稱也故中庸及大學序則皆於資質生知處言之而大學或問則又於復其本體處言之矣然則聖人之所以得夫是名者不過以其資質清粹不蔽其本體之故而衆人之所以不得乎此名者亦不過以其資質濁駁則不能無蔽而失其本體故也此其爲聖人之所專而他人之所不與者旣以其資質清濁不同之故而已非於本體上有所差等者則今於本體之論又何容以此爲言乎下教又曰氣

廣雅釋義卷之二十一  
之精英謂之資質又曰形質屬形資質屬氣又曰  
資質是所謂精爽而即心也此又爲疑惑之大者  
矣凡所謂精英精爽之云者是指氣之精神而言  
則是其中最精者也所謂形質資質之云則是兼  
其渣滓之至粗者言而其中形質又其大體資質  
爲其小體資質之中其清者爲美而其濁者則又  
所以拘蔽乎形質之本然者也此不但與其謂精  
英精爽者精粗相懸而已其所以相反而相害者  
又有不啻如白黑冰炭之不同則反以此爲其精  
專而歸之以主宰君帥之名者未知其於名實無

所違戾而等位無所倒置否精英精爽即所謂神  
發知之神知也果如下教則神知非形質之神知  
而形質得夫資質以爲神知乎又專以資質爲氣  
則形質非氣也然則所謂形質者在於氣之外矣  
然天下未聞有氣外之物雖僵尸槁枯未嘗無氣  
則氣外之形是果何許物事乎其謂聖凡心不同  
者本通形質資質而論精爽豈不辨形質之爲大  
爲本資質之爲小爲末則此已爲許多乖違之端  
矣若今下教又專以資質爲精爽而形質不與於  
精爽則又非他人之所曾言愚昧之所曾聞者矣

且若論心與氣質之別則形質資質正通清濁無非是氣質矣有誰專以資質清濁爲氣質乎心固正通之氣之神之發知者矣然豈並其正通之氣質以爲心乎巍巖寒泉之心砥行雖未曾親聞其語目見其書以其得於傳聞者則固有不如一者矣然以同心讀同書而求同理則其猶有不如一者已是異事其與之合則實是必然之理非偶然而然也下教乃以其必然者處之以偶然而謂之偶合則蓋不以爲定理故不以爲定見也主意旣如是則語勢固如是矣然小子於此乃不敢不發

一笑也且分別靈與氣而言心則良而氣則雜者自孟子程子朱子舉口皆說今在三子之書有不可殫舉巍巖特述其語也今以爲出於巍巖則於巍巖得不爲僭乎且雖自得之見誠不是而他人之見是則雖婦孺之言又當舍己從人矣聖人亦有可舍之己則人豈無己之可舍自得皆是而難改之義乎但有如知白之爲白而異於黑知日月之爲明而雲霧薄蝕之爲昏則雖欲變改又安得而變改乎故不改不足以爲渾改亦不足以爲渾而唯求是可以爲渾矣庸學之中亦自有言本體

之明者有言氣稟之明者有言氣稟之昏者若以氣稟之明爲本體之明則不可以氣稟之昏爲本體之昏亦不可有言心處有言性處而性是心之道心是性之器則其言心之明者即可見性之所善而其言性之善者即可見心之所以明矣知愚賢不肖是資質清濁之所係而心爲之蔽不蔽則以蔽之不一而謂心有剛柔昏明可也以本體之明而謂有中和德性虛靈不昧亦可矣至於清明純粹自是資質清者之名則初非所以論凡人矣其謂凡人心之有本明者非以其清明純粹也則

以此參錯又何干涉乎清濁粹駁小註以爲以氣言以質言而已本無心字則安知註者之意必以心言而以此爲心有氣質之證乎設有心字非朱子自註則又不得以此爲發明朱子說之證矣設令朱子亦以爲心是亦與其所謂吾之心不若聖人之心何異此其於論本心之同有相關乎集註或問言心同者如其謂虛靈不昧與其謂得氣之正通而虛靈洞澈本心莫不好善惡惡湛然虛明正大光明者皆以爲人之所同得異於禽獸而爲真體之本然者是也心之本明而拘蔽則昏不但

資質濁駁有所拘蔽如凡習惡亦能拘蔽此心矣  
今若以資質拘蔽者爲此心本體則如彼習惡成  
性而心失其明者亦可以其爲累於此心而爲心  
本體之病乎至於栗谷心體本正之語蓋本聽箴  
之意而言秉彝之無邪爲本體而誘而化之遂亾  
其正云則其知之未誘化之前其知之本體之正  
無疑也以知謂性不可謂自未誘之前己亾其正  
亦不可謂性本乎天性亦不可則程子栗谷之意  
皆非謂性本正性亾其正者亦可無疑矣  
心純善之說難以明德章句與或問爲據此恐看本

文失其意也蓋德天理之得於我者其義與性字同  
從古聖賢文字德與性互用焉其言氣處用德字者  
亦其氣之德云爾未嘗直以氣爲德也此明德二字  
孔子始言於門人曾子卽傳之而首章三節去明德  
之明字只言一德字以釋之此其明德專主於性而  
心則不過爲明之者也大學卽教人之書而開卷第  
一義惟在於明明德新民而新民亦自明己德使天  
下之人各明其德者則其實明明德三字又爲一篇  
之大義也且凡序文之體撮其書之宗旨而言之朱  
子之序首言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終以復其

性結之此總言明明德新民之意而以明明德為主  
明明德亦但以性為主曾子朱子所以釋明德者皆  
以明德之實事而言故歸重於性字如此也若章句  
則孔子之以此德爲明德者以此德之本在於虛靈  
光明分上故以明名其德也明德二字的言其義即  
明底德也訓詁之體必逐字釋義章句虛靈不昧云  
者先言此德所在之地以爲明字張本也若以此而  
謂備言此心性情三者特明所以稱明德者可也或  
因此而以虛靈不昧之屬心氣者爲明德之主則全  
不可矣朱子每以性爲心之體情爲心之用今以章

句文勢言之虛靈不昧氣也即心也具衆理性也即  
體也應萬事情也即用也栗尤兩先生皆言明德是  
心性情之總稱蓋以此也然以其全體而言則虛靈  
是心而爲盛貯此德之器也德在虛靈上而爲實然  
之體也情此德乘虛靈之氣而發用者也其但字以  
下折旋而言學者明之之工也其氣稟所拘者即序  
文不齊之氣稟而包心氣言心之氣實一身氣稟之  
精英故聖凡之心不能無清濁粹駁之不同而以有  
虛靈之優劣也於此不包心氣言則不齊下知全云  
云非心之爲而何也以其衆人濁駁之心不能知全

而明其明德故又承以聖人聰明睿智之心爲能盡其性者對待言之此聰明睿智卽中庸之聰明睿智也章句已以生知之質釋之則其爲心也明矣盡其性卽明明德也明德之明之也非心明之而外面形質其可明之乎此聰明睿智與上不齊之氣稟不能知此性而全之者亦皆主心字言而上下照管也其人欲所蔽者凡有聲色臭味因其耳目口鼻之氣而心感而欲之此七情之欲也聖凡同也若人欲之欲卽私慾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故從心所欲者中於理而已何至於慾衆人濁駁相雜之心感之而或不

中於理慾以之生蔽了此德之明所謂氣拘欲蔽皆心氣之濁駁拘蔽於性也元非以外面形質血氣拘之於心也非耳目口鼻自能生慾而蔽之於心也其本體之明者朱子旣以四端言之則皆仁義禮智之發見也何可謂虛靈之本體也其復其初者與小學書題復其初學而集註復其初意同卽此序之復其性也亦豈謂虛靈之稟初耶序文章句之意節節相符明德之以性爲主而其不能明之者固心氣之不齊而然也今以心氣之虛靈爲明德之本體而德性則不復與論於明德圈內強引以爲心純善之證其

原溪集卷之二十九  
奈章句本意自不如此何至於或問尤有所不然者  
惟人之生以下果通聖凡言也既言人得其氣之正  
通者方寸之間虛靈洞澈萬理咸備其下旋着然字  
以爲其通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不能無美惡之殊  
云則正通體段已不免有清濁美惡之多少般數其  
清美分上虛靈濁惡分上虛靈自不同皎然矣以其  
清濁美惡之各異而爲知愚賢不肖之不同此知愚  
賢不肖之別不屬於心則果屬於何等氣稟耶全其  
本體之云大賢之心清明純粹故能知其性而全之  
也此全字亦序文知而全之全而即此上文充其本

體之全之全也上下本體字非此性耶但本體之體  
即體段之體與體用之體有異亦不可不辨與巍寒  
同不同不必較論大體以同主心純善故言不必強  
歸之於箇箇必同也中庸章句聰明睿知以生知之  
質言之生知者即上聖之心其質字亦心之質也凡  
言資質云者亦豈非指心而言耶中庸或問論修道  
之教以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由於清濁厚薄  
之稟不能不異是以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而無  
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所謂道者亦有所乖  
戾舛逆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



既言清濁厚薄之稟為知愚賢不肖之別而此言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則上清濁厚薄非指心氣言者耶小註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者雖無心字實係於聖人之心清明純粹之下則其亦的指心之氣質而言也雖非朱子之言考其原文文勢朱子之意正以清明純粹指心之氣質而言也向所謂生知之質同一質者也此等質字非形質之質皆就氣上言如鬼神無形與聲只是陰陽之靈而天地之心也亦謂之形而下此以氣故屬之於形而下今以道器言之性形而上也心形而下也心性本一箇物而以理氣

言之則如此矣且先儒趙氏謂氣之氣氣之質質之

氣質之質

見唐叔論語性相近下

氣上兼言質字者固已多矣

心單言則氣也心氣上言質不其然乎孟子才字朱子謂人之能也語類直謂之心而集註亦言猶材質此等處皆可見心上言質字之意也且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同一性字而就人物上單言理則為本然之性以此性而兼氣質言則有善惡而為氣質之性蓋性在心上無情偽無造作只因心氣之敷施而流行焉栗谷謂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此氣字與發之者氣同是心氣也此所謂氣質之性之氣質實

指心氣而並言質也性之善惡何可捨性觀貼敷施之心而攬取外面百骸之氣質而言之哉且軀殼百骸之氣質雖千萬濁惡性之觀貼而敷施者惟在於心而心果如近來純善之說清明純粹與聖人一般則百骸之氣質何敢干於率性之心而善惡乎性哉性何因而獨自爲善惡乎若曰心雖純善本體至弱百骸之氣質比心體特強故不得不爲此氣質所誘心以之善惡云則此又大不然者心固爲百骸之天君自能造作如人君之命物而不命於物也不是性之隨心氣而善惡也豈肯爲耳目口鼻之所能累也

今淫聲亂色之在於前也此心之氣有一毫濁駁之相雜者則必目見耳聽心感而慾生矣若此心真是清明純粹則雖同有耳目之見聞知其非禮而勿視聽之何足感吾之心而慾以之生也心之爲君比之人君其濁駁之心如漢之哀獻自昏弱故不免爲莽卓之所操弄矣清明之心如堯舜之爲君雖有鱗兕之四凶斥而遠之何足干於聖化之萬一哉性既與聖人同而心又如聖人同則我亦聖人已矣朱子曰吾之心不若聖人之心苟無異焉尚何學之有哉豈不然哉大抵性堯舜與路人同其善而惟盛性之

心聖凡不齊故上古聖神至堯舜文王孔子之生知  
上聖其心極清明純粹故性焉安焉禹湯顏曾亞聖  
心之氣猶不無麤些故學而反之以循性也率是以  
下清濁分數千萬其別而以人之莫非正通之稟故  
雖下品之類其心虛靈不昧神化不測不如形質之  
一定不易有可以變化故聖人使之治而教之用省  
察操存之工人一十已百千之不已則濁變爲清駁  
化爲粹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正在於此故聖人  
教人以性爲重治心以養其性大學之格致誠正固  
治此心以明明德也中庸之愚而明柔而強莫非變

化其昏弱之才反之於天命之性是以聖人言學亦  
性爲主而言堯舜禹相傳之中卽天理而在人爲天  
命之性湯言若有恆性文王言元亨利貞孔子言繼  
善成性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性善  
至朱子詮註聖經而論語是諸子之所記言而別無  
主性而言者故朱子特於首篇首節爲言人性皆善  
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以示學者學聖之工千言萬  
語莫要於復性之謂也至於自述小學則首言仁義  
禮智之性稟元亨利貞之道繼言惟聖性者又言立  
學教人以復其初莫非自盡其性而教人以復其性

也程子聖人本天之言以此而謂也何嘗言心氣之純善而尊奉之如子思之尊德性乎若然則變化氣質之許多工夫其將責於何地也抑退一步而却在於形質之血氣分上耶曾與高明論夜氣章高明之言以爲章內心字氣字皆是心之氣而心氣之中分作兩截以清濁粹駁之相雜屬之夜氣謂氣稟之心而人人不同以良心之心屬靈覺之體謂本然之心而聖凡皆同其以變化氣稟必屬於此所謂氣質之心者可知與都靠之形質血氣者有異然所謂虛靈自是氣質之心之虛靈則心之氣質既本相雜虛靈

之生於心者何能獨自粹美耶向上已言此意今不須更爲觀縷要之義理終通不去矣况清濁相雜之氣目爲氣質之心虛靈知覺別自爲本然之心則終不無二心之嫌而以其實事而言之一心之內虛靈知覺自爲一心則其餘存之氣質頑然無知覺不過如腎肺之一箇臟氣此菖蒲茯苓可補之心何足謂從古聖賢所論之心乎心之虛靈如火之明鏡之照去火去鏡明與照何生也無明無照又何爲火與鏡耶火之明鏡之照不可分而爲二物則心氣虛靈其可分之而各爲二心乎以火則無不明以鏡則無不

照明與照固可爲火與鏡之本體然就明與照而言之以燭膏之清濁而火之明實有分數銅鐵之精粗而鏡之照亦有等差心氣之清濁粹駁既曰不齊則虛靈之由於此氣者寧無不同之理也

習與性成始見於太甲此謂習之惡化性而成即氣質之性程子又以此句言於聽箴此謂習之美順性而成即本然之性無論其習惡習美習皆心氣之所謂也心氣之濁駁者拘此性之善而性化爲惡心氣之清粹者直遂性善而習與性美此美惡之習皆由於心氣之清濁美惡而成之也豈習之美惡別爲一

物反拘措此心耶

心之本體先儒皆以性言之未嘗以心之氣之體言之今以聽箴文勢觀之其註心體之云可知聽屬靜故箴首句既曰本乎天性末以存誠結之蓋本乎天性下曰知誘物化遂亾其正知即心也盛性之心誘於物而化遂亾性之正體故此心必知止能定以存其性云栗翁之註以知謂心而曰爲物所化其心體本定者實指其性也豈可謂之虛靈之本體乎虛靈是知也既爲物化則虛靈之外又何本體亾其正也若以亾其正屬之虛靈上下天性存誠都無着落矣

高明至以正字本用於心上未見移用於性上而以爲性正正性云此亦不可知中庸或問謂私意人欲或乘其間所謂性者不免昏蔽錯雜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栗翁自註之心體本正者心體卽性也性上言正實有所受豈可以此歸之於心氣本體之正也

宋景晦心性講說

壬午

明輝問心固有本體氣稟之別聖賢之學必養其本體而存主之治其氣稟而變化之蓋本體者只是靈覺本然之真體也氣稟者與生俱生之心清濁粹駁而已然所謂本體非是稟生於有生之初

而間爲失之又非氣質之中別有一心爲之本體也惟此濁駁之中其本體之妙未嘗不在而清濁粹駁之心氣稟也非本體也伏見門下所以闢純善之非不患不備而但略於本體之說間有未免於氣質當心體之譏之疑未知如何

先生曰本體氣質之別云者不可知也此下言靈覺本然之體爲本體清濁粹駁相雜者爲氣稟盛意似以心之靈明湛一鑑空衡平者爲靈覺本然之體而清濁粹駁不齊之氣稟上亦皆有此本然之體者而謂有本體氣稟之別也近來聖凡心同之說其見本

來如此鄙意竊以爲不然也蓋心是所稟正通之氣之精爽而該貯於方寸無論聖凡之心俱是正通之氣之精爽故其體段自能虛靈知覺此則凡爲人之心無不皆然但正通之中不無清濁粹駁之多少分數故精爽之爲心亦隨而有清濁之分數虛靈知覺卽此精爽之光明也精爽之心既有此多少分數則靈覺之以精爽所爲者豈無差別耶是知靈覺由於精爽精爽由於所稟之正通自本而推下說來自末而推上說去正通既有清濁之別則虛靈知覺各有分數理勢之自然矣但精爽雖出於正通位置各異

則猶可對待爲二件物事若靈覺卽是心之靈覺則全是一物寧可別異而對待言之今此心之湛一虛明如鑑空衡平爲真體之本然者固心之十分盡善者而言也其真體如此則其精爽之氣已自十分清粹而如此可知也通萬古言之不過義農軒堯舜文王孔子若爾聖人之心可以當之其餘顏曾以下猶有遜焉豈可於清濁相雜心上亦言十分虛靈底真體耶耳聰目明雖人人皆然離婁之明師曠之聰謂人人耳目上皆同有此聰明其可乎心之用事全在於靈覺故以靈覺謂心之本體耳雖曰本體以其人

居海集卷之三十九  
心氣之清濁而靈覺亦有分數此其氣也則必不齊之故也豈以本體而有皆同之理也

明輝曰伏見下教之意每慮後生易陷於純善之論故必以人心之異處辨而拒之至於仰稟之語或不原情而直斥之是不勝惶悶第愚陋之見自以純善之說果有病害而淡自折衷故於下教之語非不欽仰而但名目不明則實理愈晦孟子以後性命之說何等紛紜而自天地氣質之名出然後是非皆得歸處今見韓生宗世之論亦以虛靈爲心之一端多少仡仡未有着落莫非名目不明

之害也如是則義理何時透露論議何時歸宿蓋心體之論愚陋之意則折作兩截而言下教之意則每以氣稟滾同說下故說雖多而疑愈晦何者所謂本體者只指人心之合下所稟底根極而言也卽下教所謂無論聖凡之心俱是正通之氣之精爽故其體段自能虛靈知覺凡爲人之心無不皆然者也本體之義不過如此而已盛教亦已言之但以名目之故不許以本體之名其必擊置於氣稟一窠而作成不同之証所教雖反覆勤切而實理則故而己顧此迷滯何以開矇下教曰心之



湛然虛明如鑑空衡平爲真體之本然者固心之十分盡善而言也此蓋朱子本體之說而不及乎氣稟之名矣下教乃反以清粹獨標於四五聖人而不與之衆人未知朱子之意果屬之聖人而不及乎衆人乎若以真體之真字本然之本字觀之朱子之意其非目下當體之有美惡昏明而謂之曰這箇便是真體也實就此美惡昏明上拈出箇源頭湛虛而謂之曰此皆乃始真也本也則凡人全體之心不能湛虛而有濁有惡者卽非所謂真體之本然者昭然可知也下教每主不同之証而

闕了本體一截故至如此等處則必爲通變而打成區處未知於理之當然者如何而朱子之旨又安知其必如此也雖以愚陋之見言之豈敢以清濁相雜之心爲卽是湛虛之真體也第亦以爲雖此清濁相雜之心所謂湛一靈覺之體未嘗外焉蓋人莫不稟於正通之氣而心是正通之精爽則精爽之體湛一虛明無有虧欠者賢愚貴賤之一分界也正通之中又有清濁粹駁而精爽之稟不能無昏明美惡之殊則湛虛靈覺之體或全或不全焉者此知愚賢不肖之有分數也由前而論則

人皆正通之稟而湛一虛明之體無小虧欠者自其真體之本然也由後而觀則氣固不齊而清濁美惡之稟有萬不同者自其氣稟之善惡也然則所謂真體者固是源頭純美底物而靈活神妙不囿於氣雖此清濁相雜之中湛一所稟未嘗息滅挑出在源頭一位而為聖凡之公共地頭然是本氣也亦不能不拘於氣故氣稟上精爽之虛靈知覺果不無分數差別而此則已是氣稟之精爽非復真體之精爽則下教所論自但正通之中以下明白的當如參前倚衡而但此皆落在氣稟一截

而真體當體滾不離析故於愚所稟分二截言則必以二件對待斥之而愚之所說本不如言者之言本體在內氣質外掩譬如靴中之痒泥中之珠有若皮膚之相隔則所謂本體氣稟不過為全為本體不全為氣稟而發動之際湛虛濁惡恍惚消長隨其所稟之等第而優劣分焉則是體是稟不過一機流行變易之間而已豈有二件底心內外對待並峙互動者哉若曰彼虛靈湛一之體聖獨有之而眾人則懸空說則朱子或問凡他文字何不着聖人字而必曰人之一心云云而聖人之清

明純粹獨非氣稟乎惟其所稟完全無歉於本真故獨占得十分盡善處耳下教又曰耳聰目明人皆然離婁師曠之聰明謂人人上皆同其聰明乎耳目之聰明果是耳目之本體而至於聰不聰明不明非氣稟乎若於聰不聰明不明之中知其有無所不聽無所不見之本體無離師而一般則本體之義可躍如也下段又曰心之用事全在於靈覺故以靈覺爲心之本體也此寶門下本體之本旨也人之一心皆有此靈覺而若各以其所稟之靈覺謂其心之本體則是無論清濁美惡而各以

其所稟之靈覺爲其心之本體也是耳目之本體非明與聰也必將以眵盲重塞爲耳目之本體也亦必自安於眵盲重塞而不之療治以求其同此聰明也豈有是理也伏乞明教

先生曰心是氣之精爽而精爽之該貯方寸者雖曰氣也而本非如雲霧烟霞之有形象可見其體段只是虛靈神明能知能覺能運用造作是之謂心之本體而此本氣也以氣而言則謂心氣以本色體段而言則謂之本體其所以虛靈神明能知能覺能運用造作固此氣之爲也豈可以氣與體段而分言若兩

件然哉高明雖自以氣與本體不作兩物看而猶不免有氣中自有本體之意故許多疑難從此出來若就心氣分上認得此氣能靈覺靈覺是氣之爲者看得透到盡則似無多少說矣朱子論一原盡到處而曰理則同而氣則異氣之爲物自一原異故雖分之又分精之又精無處不異萬物之中人爲氣之精人之四肢百骸中又莫精者心氣而以其氣也故人人之心氣清濁粹駁固萬萬不齊其氣之所稟十分清則其本體亦十分靈覺其氣之稟七八分清則靈覺之體亦隨而七八分靈覺以此而差等則誠不知其數

也此不可以氣與本體而分而等之也此本體之未嘗息滅云者似出於明德章句本體之明未嘗息之語而明德本體則性也於此不可比論章句之意蓋謂雖氣拘欲蔽本體之性善如惻隱辭讓之有時發見未嘗息滅云專以心氣言之聖人之心氣生來清粹故其體之至虛至靈湛一真體常流行不息衆人心氣清濁相雜或有清時或有濁時而又能加存省克治之工而濁駁之有時而化爲清粹則此時湛一真體與聖人無異矣濁駁之氣一毫猶存則豈有真體本色之可言也蓋其有時而濁變爲清駁化爲粹

者在其人克治工夫之淺深而然元非清濁相雜之中別有所謂湛一所稟而然也盛意實忌心之氣與虛靈或歸二物之病而來言之歸宿終不免於二之歸極商之也高明之意蓋甲者謂清濁之氣猶有本然之真體云則曰不可謂有也乙者曰本然之真體亦是氣也氣之相雜則豈可言此真體云則高明亦以爲不可謂無也旨意如此故所言者欠明白令人見之難於領會此其於朱子之言至虛至靈真體之本然者自是心氣之意也氣與真體豈有分別言者真體即氣之真體真體即是氣也此指心之極

美極粹而言凡人所稟之心氣有萬不同故聖人之心氣至美至粹者其本體之全體如此而已衆人之氣雖皆虛靈而不能至虛至靈不得言本然之真體必學者變化其氣然後可見此真體也只隨氣之或純於清美或雜於濁駁而本然真體之或可言或不可言於此相契則更無多少說來說雖多大意如此而不可一一逐條論之

又甲甲

先生曰爲聖賢心同之說者亦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既曰心同則覺宜無先後之異也今日有先

後之不同何也

明輝對曰至論覺之先後則心之已各在氣稟者其分數何可槩也第以先覺之心諭之後覺終能至於覺則其心之本則同故也若人獸之本判異則先覺雖欲覺之寧有能覺之時耶

先生曰凡人心氣之稟與聖人皆同云則人皆有生知之資豈有先後覺之殊也是知聖凡心氣之稟有等差而有先知後知之別矣心之氣雖有聖賢愚不肖清濁粹駁之別其所稟本皆正通之氣之精爽故雖愚不肖之氣亦皆虛靈神明若用百千之力則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終可至於聖人之域其終與聖人同者變化其本稟而然也不是稟生之初本有與聖人所同之氣而同造其域也

手錄所教

明輝對曰明輝則以本體氣稟分兩截說先生每擺去層節滾雜爲一故箇箇歸宿於氣稟一截而全闕了源頭本體未敢知於實理何如也蓋本體者何謂也如火之光明水之清淨也氣稟者何謂也如火之明暗水之清濁也然則光明非火之本乎清淨非水之本乎若以火之昏暗而謂火之本水之淤泥而謂水之本則其可乎以至於萬事萬

物形形色色莫不有本末而本則一也末則貳也  
凡物皆然况人心得天地之妙爲天地之大者安  
獨無本之一乎人之一心本皆正通之氣之精爽  
則是本之一也正通之中不能無清濁粹駁之不  
同則是末之貳也若非正通之氣之精爽本自湛  
一虛明則仁義禮智之全將何所稟也若非清濁  
粹駁之有萬不同者則知愚賢不肖亦何由分也  
然則人心湛一虛明之真體如火之光明水之清  
淨也聖凡清濁粹駁之稟卽火之昏明水之清濁  
也若以愚不肖濁駁之資謂其真體之本然則是

何異於執火水之昏暗淤泥而謂火水之本體也  
哉此其實理之不得不然者故下教亦曰所稟本  
皆正通之氣之精爽本皆之本字豈非明輝所謂  
本同之本乎又曰不是稟生之初本有與聖人所  
同之氣此抑有不然者上面旣曰本皆正通之氣  
之精爽則本皆之皆字豈非聖凡之所皆而正通  
之精爽豈非所同之氣乎下教又曰雖愚不肖之  
氣亦皆虛靈神明下教則雖不分本體氣稟而爲  
言也本體同一之妙未嘗不然故下教之爲言亦  
箇箇如此此豈非實理之昭然可見者耶以中庸

所謂愚者柔者見之其所稟之氣雖至如霄壤之不侔而若用千百之工變其濁惡之質其不以所稟之皆異而各做這千般萬樣底心而畢竟俱至於必明必強而前聖後聖若合符契者不但以性之一也其心之本亦實同故也且不但以言語究之又於未發上觀之則豈不甚較然乎伏乞更加商教之也

先生曰心性之說究竟無期義理講說各主所見故歸一之難終古而然奈何但心性之論異於一段文義之比而於此一錯則他無可說豈可以無奈何而

止之乎更從本源處一場更說之矣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蓋萬物稟此一原之理氣而成焉氣自一原而異氣之一原無出陰陽而陰陽之剛柔昏明清濁輕重本已有異自此稟此萬物故其為形逐類各異其形上之氣隨形而各殊既逐類而大界分之後同類之中其多少差異亦千萬不同蓋氣之不齊氣之本色分之又分精之又精無往而不差是以得陰陽之氣之塞者為草木而無血氣無知覺所謂心字已不足言矣得陰陽之氣之偏者為禽獸有血氣有知覺而其大者則亦能具五臟而精爽



之虛靈知覺無不具焉雖甚粗淺比草木則有別若人則稟陰陽正通之氣形體之端直平正又非禽獸之比且其所稟正通之氣之精爽該貯於心臟虛處自能虛明神活爲萬物之最靈然最靈之中人人亦各不同何者凡物之美惡皆自本源而流出來人心即其人精爽之氣而精爽所稟亦正通之氣之精爽也大學或問言己自正通之氣而不能無清濁美惡之殊由此言之本源正通之氣實有清濁美惡之殊以其氣而稟之爲人又以其所稟之氣之精爽爲心則自正通以下一轉再轉而其清濁美惡之稟一串

貫來非如性之無形色聲臭之可言此實屬於形而下則人人各自區別自不免於不同此所謂不齊之本色也盛說氣稟者即心之氣稟也其曰本體者高明亦謂之體段則此其氣稟之體段也顧何以分體段與氣稟作爲兩截體段則同而氣稟則異云耶大學正心章或問所論人心蓋極於十分處以爲真體之本然如此云此則泛論心之體段也中庸誠者自成一句朱子以爲孤立懸空說此或問所言心之真體亦只指人心之本體段而然也生知上聖之心本自如此以下至於凡人之心言其稟初雖不如此自

正通之精爽故其曰濁惡者亦皆靈通活化不如形質之氣一定不化若用克治操存之工格致誠正之效變濁爲清化惡爲美到得十分盡頭則此心之動靜云爲一如聖人之清明純粹者矣或者疑稟初既無本體則雖千百變化何能到稟外之氣乎此不然天地鬼神之氣朱子謂陰陽之靈而明道亦云濁非神耶凡言氣則不無美惡之相雜故人心之氣比血氣雖曰較靈單指氣言則實亦不無清濁美惡之分此其人生稟初之實蹟然勿論濁惡之相雜皆能靈通活化一是變化如上所云變化之極則士而希賢

而變則爲賢賢而希聖而變則爲聖心體之變化本如是矣孟子所謂才朱子以爲心之能也孟子謂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非才之罪也孟子意似若以才爲人人皆同也程子則曰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蓋謂人身所稟之氣清則其精爽之爲心亦清人身所稟之氣濁則精爽之爲心亦濁云孟程之言如是各異而朱子又以所謂才與孟子言才異而程子尤密孟子本主性善之義人皆可爲堯舜故以爲人欲盡其性則可以盡其性而皆能爲堯舜舜其不能盡其性者非才之罪只是不能盡其才也

孟子之意直此心靈覺活化之無賢愚清濁而皆可  
以修此性之善者而言南軒謂人之可以爲善者才  
而此自不殊正得孟子言才之意也程子因孟子非  
罪非殊之訓爲慮後學認才之元無不善也叟從稟  
初清濁之各異程子之言誠如朱子所謂尤密不可  
不從而孟子之人皆可以爲善雖不言心之能變化  
而只從其活化可以爲善之無不能者言之也細究  
於此今日心體之論似可歸宿矣

明輝問曰所教講說敢不究極旨義但只如此則  
津諸朱子說每欠了上一截公共地頭故於聖凡

同異處雖極精細以心之全體論之或歸於偏枯  
而無益於爲學未知果於朱子說如何今論心性  
說果能如大學或問及章句之兼舉本體不遺氣  
稟宛轉四節而後至於復初則豈非所謂竅百世  
而不惑者耶明輝誠無知見而但伏覩下教每主  
同異之辨故本體之說常在闕略之中到今思之  
則彼世人論說之同不同於我無謂而但我之義  
理未克完具爲甚悶故近來所以仰稟者懼爲干  
古之恨故也幸入商量以教之如何昔朱子晚年  
亦頗指示本體以爲深思而自得之地本體之說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真可謂今日之急務者耶

先生曰凡物之屬於形而下者皆氣也形而下者不  
必形質之有長短厚薄大小而言也如清濁粹駁聲  
臭莫非形而下也既形而下則各自有異人之心單  
言則氣而實屬形而下豈如性之人人皆同也大學  
正心章或問人之一心湛虛空平爲真體之本然者  
凡言人心元來體段如此云非着在人人身上稟生  
之心體皆如此也此是人心體段十分處言之生知  
上聖實稟得正通之清且美者故其精爽之爲其心  
體自稟初而能全湛然虛明鑑空衡平之真體湯武

顏曾以下諸子其所稟正通之氣已不無清濁美惡  
之相雜故其精爽之爲心自其稟初各有差等至於  
庸凡下品則其心體段亦多少般數之不同人心如  
人面之不同者真善形容說也人面之耳目口鼻眉  
顏大體無不同之中百千萬人皆不同心之虛靈知  
覺動靜運用亦無不同之中聖凡智愚皆各不同其  
如此者何也不過氣以成之故也但人面則形質之  
局於一定故無變此如彼之理若此心虛靈之體運  
用之機稟生之初雖有優與劣能不能之各異皆有  
神活變化之資故若加存省克治之工用已百千之

力土而賢賢而聖此皆從一心上濁變爲清駁化爲粹以愚不肖而終至於爲堯舜參天地則其心之真體本然與堯舜無異又雖不能遽至於爲聖有志於存省之工念念進修者或無事接應此心未發則亦湛一空平與聖人一般或問之言此於正心章者蓋亦學者工夫致知誠意至於正心之境則心體之如此者亦有時而相值故至是而特言之也蓋人心體段除非上聖十分清粹者外雖人人皆不能有此體段隨其工夫淺深固不無有時而如此者也亦不可以或然有如此而因可以謂人人稟生之初各稟得

此箇體段也又不可謂稟生之初旣不得如此其何能或然而如此云正宜於此商量也來諭津諸朱子說每欠了上一截公共地頭又大學或問及章句本體氣稟四節云云者亦可得以言之所謂上一截公共地頭者似指心本體之言也朱子之言心之本體而惟正心章或問真體之本然云者似以心氣上言也此則已言於上更無加詳而章句本體二字朱子以四端之發見言之蓋明德二字即明底德之意也德性也不可喚作心氣本體也氣稟所具之氣稟與序文氣質之稟云者同一意也當以主心氣看明德

本體聖凡雖同凡人之心氣不無濁駁之相雜故不能自知其所具之德純善而不自全也此其所以拘明德也人欲亦是心之生也心之氣有此濁駁故外物之來相感而為欲蔽那明德本體今若曰凡人之心氣亦皆自其稟初同具上聖湛一虛明之本體則性本同善心之敷宣發用一如堯舜之性矣何故見拘於外面之氣稟也慾雖因飲食男女外物之誘而生焉其生之者心也既如是湛一虛明無一毫滓穢則雖外物之百歧來誘其肯相感而慾以之生耶於此潛玩而深究之則庶可知心之體段而不可謂人

人與聖人同如性之同善也大學或問論心一段鄙亦極商量出來幸毋作歇後而猛着眼看也○懼為千古之恨云者以鄙人所論心之同異者昧於心氣本體之純善而恐為千古之恨也可知其實心憂愛之意而愚意則反是也凡人心體純善之說初非朱子所言而此說若行吾儒為學之本恐違於本天之意而終墮本心之科矣此豈真不為千古之恨耶高明其諒之諒之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目錄

講義

金景休未發講說

塾中未發講說

成汝厚未發講說

塾中心說講說

金景休心說講說

又

又

李仲一人心道心講說

羅處大人心道心講說

孝經講說

姜必簡講說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

講義

金景休未發講說

己卯

下教以心氣分作二節以生質之不齊為一節謂  
 之本稟以未發已發又同作一節謂之流行以為  
 從本稟言之剛柔善惡人人不同從流行言之已  
 發時雖兼善惡未發時必純清純美竊疑凡論義  
 理當審名位今據下教蓋不能無眩於名位之間  
 也何者一曰本稟為客位二曰未發為小節三曰  
 體用不相涵何謂本稟為客位下教就未發界中



嚴加禁護不使本稟字參錯於其間其勢不得不只就已發上安此本稟字矣此其本稟字無靜處一定色相可爲源頭者只恍惚閃弄於千消萬變之間所謂流行者才靜則所謂本稟飄然遠走流行者才動則所謂本稟又自何處躍入動者復靜則所謂本稟又復迸避若是則其爲本稟者不亦無特操之甚乎不亦爲客位之甚乎何謂未發爲小節動靜大分一對一待明是竝立之位今此未發却作小題目低一頭在流行中此恐不能無慊於大界分之義也竊想盛意雖以心氣之多動少

靜疑其勢不敵位不均不可對峙爲大節故無寧滾八一節以爲自相短長之地然陽進陰退自天地而已然况人乎今只可論其動靜互換之情而已其時節之多寡久暫又不必論也何謂體用不相涵體用實一原動靜只一事是知靜而體之氣即動而用之氣之靜與體也動而用之氣即靜而體之氣之動與用也非實有二端也體而靜之清者爲用而動之善固也其爲用而動之惡何也體而靜之清者忽向那裏去用而動之惡者又自何處得來耶是則已發之善獨爲有體之用已發之

不善俱爲無體之用矣此三條其精義處雖不敢  
蠡測而名位之間其爲滋惑有如此者區區妄意  
姑欲依天地開闢只以未發已發分作二大節以  
二動一靜互相對待以本稟一位分住未已發以  
未發爲本稟源頭以已發爲本稟所行夫然者何  
也誠以本稟源頭宜必有定位故也動靜大分不  
可渾故也動而用之濁駁宜必有靜而體之地故  
也夫然則未發時自不能不謂之粹駁俱在在未  
發爲有濁駁固若可驚然此所論非指性之未發  
乃心之未發夫謂未發爲大本者乃就此未發時

姑舍其不動之氣只論此性之本體不偏不倚燦  
然呈露者而言也固未嘗兼氣而謂大本也下教  
以心是正通精英故未論清濁自能靈活忽如彼  
忽如此所以或純清或相雜其爲純清時聖凡都  
一般然愚見亦非謂不能靈活不能或清但此心  
氣自是不齊以其同爲正通故衆人之心氣亦有  
清時以其正通之氣又不齊故衆人之清又不能  
與聖人一同有清者同是正通故也雖清而不能  
同者正通之又不齊故也下教又以爲雖氣質之  
性才在未發時則亦俊純善無惡竊疑性即理也

單指理為本然性兼指氣為氣質之性程子曰人  
生而靜朱子謂未發時以上人物未生之時不容說纔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朱子釋之曰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  
是性之本體又曰己魚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然其本體又未嘗  
外此程子之意蓋曰人生而靜以前只可曰理而  
已人生而靜之時始可言性而才謂性時理已和  
了氣中為不齊之性云也雖直曰人生以上不容  
說亦自成文勢其必添而靜靜字皆以未發言二字者豈  
不以理之在靜時者方可謂之性而在動時者不  
可謂之性故耶朱子之意實亦曰理在靜時雖兼

氣則不善然若不犯其氣單指其理則不容說之  
本色又未嘗不在此靜時才說性之中云矣今  
若如下教則程子所謂才說性時之時字便為已  
發之時朱子所謂墮在氣中非性本體云者亦當  
於已發看之未發時氣質性純善則亦可謂性之本體所謂本體未嘗  
外此云者又只可就已發上單指其本體矣凡此  
三說必皆歸之已發然後未發時氣質性之為純  
善者始不相妨矣此恐未知如何嘗承下教以為  
清氣發而為善濁氣發而為惡此誠千聖相傳之  
旨既曰清之發濁之發則其發之之前其曰清曰

濁者必有安頓地頭矣若曰此氣未發之前都無清濁之別既發之際清者忽變為濁粹者忽化為駁則是宜曰清者變粹者化而今必謂清者發濁者發則其發之之前自有清濁底本色可為淑慝之種子者似分明矣凡此皆愚迷之所不敢不疑者也

以動靜言之須先看天地之動靜天地之氣之動靜當於四時而觀之秋冬為靜春夏為動而其靜也圖說註以義之裁之智之處之歸之於寂然無欲之靜而其所謂裁之處之不全無所為也則豈如心之未

發時湛一虛靜之云耶至以坤復之間譬之則此先生論未發底定論也坤復之間其陰之盡陽之生其間不可以容息則與三百六十日之天行不息者豈可有時位久暫之可以對待言者耶然雖毫末之間既有此未發則亦可與已發相為對待而為體用矣聖人之心氣清粹故有事則發而應接無事則未發而自在然以時位之久速言之自然發時多而未發時少况眾人之心濁氣多者乎第濁氣情狀躁擾而不安常雖非物來事至而或胡走或昏倒無一息湛然虛靜如鏡止水止而為未發真體也下品至濁之

流雖謂自生至死無依倚如此之時亦可也如眾人  
之清濁氣相雜者不能無清粹分數而自然近道者  
其氣流行上時或全清而無喜怒之形見不胡走昏  
倒則霎然之頃或能見此氣象且學者之能治心者  
加存省克治之工而猶能濁氣退聽清明日升此氣  
之升降出入亦或有全清全粹而爲未發氣象凡變  
化氣質之人既不能一朝滾到極清明之地則自依  
倚暫乍之時至於月至日至之境者其勢當然蓋其  
成未發而爲湛一虛靜之時無一點濁氣留者在方  
寸若有一分濁氣則既無以成得未發豈可於未發

時濁氣尚在於一隅以爲胡亂之階梯耶譬如長霖  
之時渾天無一點陰雲月星明皚霎然之頃陰霧四  
塞雨脚亂麻當其明皚之時非有陰雲一隊儲在一  
處忽復彌天也只是霖氣未霽故或晴或霽如此也  
眾人未發清明之時不是一種濁氣猶在一隅用事  
而爲惡也只是變化之工夫未至十分而本稟之濁  
駁未盡渾化故雖似有霎時虛靜氣象終復如舊胡  
亂矣既曰未全變化旋即胡亂則如先師之謂有淑  
慝種子則可而如暘友之謂惡濁猶在則不可鄙見  
大體如此而已

長霖之際來人之心常霎乍間月星昭烺無一點

雲翳則亦自不昏不擾此時天氣固極清明此

心氣固但其霎然之際雲翳忽復彌天亂雨狂風

極虛明豈不以俄時清明之中亦自有陰

霖之氣消釋不盡故耶虛靜之中亦自有持人之聰

明不及觀耳區區所疑本自如此以為雖在眾人

苟有未發則其霎時心氣固能惺惺虛靜第其惺

惺之中亦自有本色不齊之氣味為發後騰倒之

種子矣既有此種子則只此種子為本稟定位矣

只此種子之氣之理為氣質之性矣別無許多曲

折昨伏承下教以為未發時一心之氣雖極清明

其清明之中亦自有本色之味又以遂菴先生淑

慝種子之說為恰好是則愚蒙淺見本無甚悖於

先生之本意者但下教既曰未發時有種子又曰

未發時所謂氣質之性亦自純善未論味字與種

子字其曰味曰種子者既是不好之稱則其不好

之氣之理亦必不好而下教既以未發時氣質之

性為純善是味與種子之氣之理實為性氣質外

之理矣若謂此味與種子上無理之可言云則是

不免為無理之氣矣若謂此味與種子雖自不好

而其理自好云則是不免判理氣為二物矣若謂  
味與種子之理不是性中之理云則是本然氣質  
性外又有一部理矣以此以彼動相矛盾矣竊想  
先生本意以未發之氣雖不無本色之氣味而其  
氣味之實至為輕虛此處固不可遽以濁駁等語  
加之而所謂氣質之性則自程張鐵定作善惡之  
性不可以此善惡之性遽當於至輕虛之氣味上  
故以善惡之性只勘於昏擾時心氣然而如此說  
去則向所謂種子之氣優為無理之氣矣氣質之  
性亦只在於已發矣

未發時氣質性若純善則此只是本然性而已所謂氣質

性者有亦可無亦可

凡此云云皆不免捍格窒碍矣愚意竊  
恐此等處善惡性之惡字未發時心清濁之濁字  
皆不必壓得太重只合輕輕看去蓋其所謂本色  
之種子者既是不好之稱則優可指此氣為濁駁  
優可指此理為惡其曰濁曰惡固似過重而對清  
則自為濁對善則自為惡矣此實孟子所謂充類  
至義之盡也遂菴及暘翁說恐無歧貳之端矣如  
何如何此外可稟者多而煩猥惶甚先此仰稟伏  
乞一一鑄誨

眾人雖有未發之時旋復昏亂者本稟未盡渾化不

能與聖人同故旋復用事而然矣雖然當此時只一味湛一虛靜既曰與聖人一般則豈可謂濁氣之猶有存者也况此湛一上理純善而已何處可以着得不善而謂性之兼稱惡者中字雖單言性而未發時湛一虛靜上單言其四亭八當無所偏倚而中也豈可於濁分數未盡之上亦謂之單言而以其性爲中耶然則和與中其狀性道之體一也如無賴之當街醉罵以刃刺人者如此分上謂之單言而亦可以言和也果成甚義理耶中字狀性之體段與凡言性者義又別未發時謂有濁氣在而推之於兼言性則性

亦有惡顧此兼惡之性雖單言豈容謂之中耶大抵人之心清濁粹駁雖有萬不齊其體段皆虛靈不昧故其性爲仁義禮智也然其盡其性而爲容執敬別則必於聰明睿知上說之此中字雖單言性而謂其狀性之全德則與盡其性之性同矣若以爲雖曰未發猶不無濁氣之可言則性亦不能無惡云則子思豈可以此性而爲中也於此淡玩則未發時氣之純清而性之純善蓋可知矣來諭不可條答而其欲精之精恐未免爲鑿之鑿矣更商之

塾中未發講說

己卯



章海曰舜跖之性人皆曰同今若問何以性同則人必曰理也若問以理無攸爲與氣不離何以能保純善之體人必曰不離之中有不雜之妙從其不雜處言之其氣之千差萬別理自有本然純善之本色今於未發也雖清濁之容有可言其理之渾然而中者何嘗有偏所謂未發之中者如木氣之仁金氣之義仁義本體本不以金木之多少清濁有所分別則中之體段亦何嘗囿於本稟清濁而有所差異哉舜跖之性所同者本然之性而已清濁之未發所同者中而已若論氣質之性則並

舉其清濁而爲美惡不齊之性矣

先生曰性卽理也自是一物不必別立字異稱而性是理之流行而賦與於人物形氣上後名之故異其字而別稱之也雖單指其理而各以其氣之理言故隨形氣之不同而性各不同此人性之五常牛馬麋魚耕馳飛躍之性所以各自不同也此性與理所指而言者不同而以其體段之各異故同是理也不得不異其稱也在性亦然仁義禮智信莫非單言之性而心是五氣之精爽也以五氣所該之性體段各異故同一性也不得不五其稱也中與和亦然其曰中

曰和義與木之精爽必言仁金之精爽必言義同凡心氣之發也清粹而無私欲之雜則性之乘此而發見者必純於和矣故子思必於發而中節處言和栗谷所謂善者清氣之發者也以此中節上必言和者推之其言未發之中可知也中云者狀性之本體四亭八當不偏倚而中也若討得中底所在之氣則正朱子所謂至虛至靜鑑空衡平雖鬼神不得窺其際者也栗翁所謂卽此未發之時全體湛然與聖人不同異者也此時心氣雖千萬分之一分豈有所稟濁穢之猶存於方寸之際以干此亭當之中也莫非性也

以中與和而稱之於發未發之上者只以性之一時體段狀言之也若以爲衆人之所稟濁駁雖不用事而不能不畱在云則其所謂中者與聖人之中有間栗谷答牛溪書子思何不曰君子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乃泛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耶云者豈不是名言耶發時必無一分乖戾之氣洽然中節然後可言和云則未發之時此氣不能十分湛一虛靜而願可得以言中耶是以子思旣於已發之中節而言和則其於未發卽言中者未發則其氣之已能十分湛一者可知矣栗谷之言詳味則可曉然矣不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離不雜之義論理氣者固不可不知而所謂不離不雜者各於其見在之氣而或有不離而言或有不雜而言云爾不問其性理所值之時位而但知不離而言則理各不同不雜而單言則皆同也此人物性同之說所主張者也今中和二字只就此心氣之已未發至虛至清上不雜氣而單言性者也來說清濁之未發所同者中而已然則和亦乖戾不中節之上亦可謂不雜而單言則不害爲言和也是未可知也栗谷曰或昏昧或散亂者不可謂之未發蓋喜怒哀樂未形見心之悠悠泛泛或昏昧或散亂者皆此心濁

駁之氣不除雖未有事物之所感而爲悠悠泛者亂也愚每謂濁氣一分猶存則不得成未發至靜之時云耳

章海問單言氣之論以心爲清濁不齊之物此心未發也其本稟清濁容有可言者以此爲發用之源頭其說一直無礙矣心純善之論以心爲原初至清極粹之物此心未發則其體亦只是至清極粹以此爲發用之根本其說亦一直無礙矣其主而言者雖有燕越之遠而皆以未發界于爲天地固有之物而人心發用之源頭則兩說皆然今先

生之教則原初心氣清濁千萬不齊而必須百千  
用工消融渣滓然後乃可言未發然則此未發非  
天地固有之物乃人工所做成也是集義所生非  
發用之所資也不審如何

先生曰其曰聖凡之心一皆純善云者全不識氣之  
本色元自一原而異矣固不足論也其主聖凡心不  
齊之論者亦曰未發之時本稟濁惡猶有在焉云者  
亦不知心之神活體段而然也蓋其氣即天地正通  
之氣之精爽也無形體之可指無方所之可定其體  
靈靈昭昭其用神變活化忽如此忽如彼忽在此忽

在彼斂之方寸而不爲小塞乎天地而不爲大無論  
聖凡賢愚清濁粹駁本色體段自如是矣以衆人本  
稟清濁相雜者言之不但有清多濁少濁多清少之  
時又有全清時有全濁時而其濁時不必有一段清  
畱在濁中以爲後面清之種子也又非全清時必有  
一段濁畱在清中以爲後面濁之種子也此其忽如  
此忽如彼之情狀而然也衆人之心所稟雖不及於  
聖人至清至粹若清多而濁少則流行之際亦或有  
全清之時雖濁多之人若不自暴棄而能加存省克  
治之工變化其本稟濁駁漸消清明日升則雖不得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爲聖人純清純粹動靜出入之際亦有全清之時如此全清之時值未發則此性可謂中矣值已發則此性亦可謂和矣中與和字實就已發未發清粹氣上單指性而狀其體段也謂其不雜氣言而雖街頭打罵子氣上其性亦可言中和則成甚理致耶心氣之濁多者搖蕩奔逸動時多而靜時絕少果無克治之工而况豈復有至靜未發之時耶實如集義以生活然之氣必養得清明之時可見至靜未發真境界此不可以言語文字講說知之須默體而自驗之也

成汝厚朱發講說

丙戌

批教每引朱子湛一虛明與聖人都一般之訓曰心之氣活化不測故雖衆人之氣有時而未發則亦如此不可以湛一虛明之時猶有濁駁也云云反復數三終未釋疑蓋未發之時湛一虛明則雖聖凡之皆同而氣稟本色則強弱濁駁自在矣外物未接氣不用事故雖有寂然明湛氣象然其本領則不齊矣今不論本稟之濁駁而但以霎然不動之時謂之至靜之未發可乎

性之爲物純善而已本不能自發必乘心氣而動靜故乘心之清氣而發則性之純善直遂而爲情之善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乘心之濁氣而發則隨氣之濁而為情之惡矣此即  
性發為情而栗谷先生論此而曰善者清氣之發惡  
者濁氣之發可知性之發而為情時善惡形焉其未  
發時則純善而已何嘗有善惡之相對而在及其發  
也善性發而為善情惡性發而為惡情也譬如一燭  
明於一房中開大窓則光之照外者大開小窓則光  
之照外者小光之大小只因於窓之大小豈一燭之  
光先有大小而然耶更加詳玩則自知矣  
心氣之有濁駁則不成未發若未發則心氣亦清粹  
而已此性亦無論單指兼指皆自純善矣

氣質性有善惡在稟初兼言心性而言也至於赤子  
心非無美惡之別而既不用事則無善惡之可言故  
謂之純善而已若上聖之心氣至清至粹則雖兼氣  
質而言此性亦純善而已

塾中心說講說

丙戌

尚輝曰心之為物本是氣之所成故其情狀自然  
不一而究其本則此氣亦能可以為善即或問所  
謂可以為堯舜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也可以二  
字可着  
處然眾人之氣既有清濁故其所聚而成之心或  
粹或駁其本善之體不能處處發見惟堯舜之氣

純清故其體段自然清粹無事於正之之工而及其心法相傳只曰惟危惟微者蓋以其體段終是氣也故易於危微而然也此說是就氣上不及見成駁雜底心而只說心之體段本自如是則何嘗有有惡之提說者乎蓋人之所稟之氣本是天地正通之物故正通雖有清濁粹駁之不同究其本則元來湛一雖在昏汨之中畢竟有可清之道其道何在亦非自外得來惟在其氣中無可見可言而自然而然如水之濁者澄之則澄火之昏者明之則明其清與明既無自外得來則其在昏濁中

常爲水火之本體而未息者可知也然則水火見方昏濁豈非心氣之濁駁而水火之畢竟清明豈非心氣之爲爲善之本體乎然則正心章或問空平真體云云是就氣上指其可以爲善之本體而言若有懸空底說而亦本是就其氣言則又不是懸空說話也雖就其氣言又非如一物載在氣上如性之氣中可以單指其純善之體則衆人之心只是駁雜無容指其本善之體而曰此其本體也故生知大聖以下人心不得不謂之有善惡而不可專主此本善一段爲之純善之證也明矣且以

正心章看之四有所云云只言心之用而不言心之體者豈不以正其用則心本是正者自至於正者耶此其章或問真體云云發明本傳之意而洞然無碍矣迷見每以爲程子心本善之說朱子心有善惡之說各有攸當兩存而不相悖未知不爲妄謬否

先生曰誠然可以二字可着眼看云云者極是商量中說出來也蓋余所說初段中入之心體段本如此云以下即綱汝之意也更商之

金景休心說講說

乙亥

心體云云固非片辭可盡但愚疑則就人人上言其稟賦之精英則人人不同如不踰矩之心不違仁之心及吾之心不如聖人之心之心也就精英上言其虛明活化之體段則人人恐無不同如大學或問湛然虛明心之本體奏劄人之一心至虛至靈等心也堯舜則盡其體段無所蔽矣衆人則拘蔽交淡不能盡其體段也但如此爲說少爾蹉跌優趨於心純善之說說出兢兢耳

虛靈亦精英之光明而能不昧也本自同一物也可以以精英與虛靈分而異之也心之爲體段以五氣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之精英位于一身之中具仁義禮智之性爲其本體  
而主宰一身之血氣自云爲動靜之微以至中和位  
育之至莫非此心循乎性善無所違失之致而一人  
之爲聖爲狂國君之一治一亂亦莫不係於心之正  
與不正心之爲用豈不大歟

集註曰本自浩然失養故餒又曰天人一也又曰  
是無虧欠時合以觀之浩然之氣之初卽天地一  
元浩然之氣也以其充滿六合浩然日生無有欠  
闕故曰本自浩然矣人之生也稟是氣而爲形也  
無論志氣血氣充滿於皮殼之中亦如元氣之充

塞天地也雖其爲氣各有清濁之不齊而其皆爲  
天地間浩然日生之氣則同矣所謂天人更無分  
別是也然則此復初云云恐以復天地浩然之氣  
而言也蓋此浩然云者與清濁云者亦不同清濁  
云者較其色味之輕重明暗也浩然云者指其體  
段盛大流行無所欠闕也雖同是一氣而名言之  
際亦似有分言者矣以是言之赤子心氣謂已浩  
然則過矣謂有可浩然之體則恐無不可矣未知  
如何

浩然之氣朱子以血氣之充體者併言之統言則合

一身之氣而言以直養配道義等觀之其所主而言者專在於心氣蓋此氣本自不動心之心流下來也心實理明氣定則自不動考其節度不過大學誠正之工所謂以直養固坤六二敬以直內內自直者也直內即誠意之母自欺內直者心正也至於勿正勿忘勿助長孟子皆就養氣上言之明道專以爲正心之要法蓋心與氣言之雖殊心即氣氣即心名言雖差不同工夫一也不芸苗與助之長皆指養心養氣上而言也其所指而言則亦無不同

浩氣主心之教至爲亭當矣但此浩氣即所謂正通之氣而正通不能無分數則浩氣亦當有分數耶以爲無分數則碍於正通分數之說矣以爲有分數則碍於復其初之註蓋以其聖凡所同之善故可以復之若其本色不齊則復其不齊之初果何所貴耶夜朝之氣之清明是浩氣本體可見處耶

今此疑問正是鄙人之所嘗疑者也朱子復其初之說見於明德章句及小學書題此則皆指性而言也性者堯舜與道人一也復其稟初純善之體誠學者之極工此章集註言浩氣而亦言善養以復其初若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以爲人人所稟之氣其初亦如性之純善云則有大  
不然此不可以他說求之朱子於大學或問以爲惟  
人之生乃得其正且通又曰其通也不能無清濁之  
異其正也不能無美惡之殊人之所稟雖曰天地正  
通之氣正通氣中既不無清濁美惡之殊矣人人全  
體所稟之氣之精英聚貯於方寸而爲心則心亦有  
清濁美惡人人皆殊而爲智愚賢不肖之分者乃自  
然之理也不獨大學或問庸或論智愚賢不肖之分  
而其說亦如此末言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  
然以此一惟字言之人之氣聖凡不同推之於精爽

虛靈之氣亦自不同明白的實故粟谷之言虛靈優  
劣實有見矣况浩然之氣雖心氣爲之主實則統一  
身之氣言也今於浩氣而又言復其初則人之所稟  
天地之理與氣自其稟生之初皆無不同也聖賢許  
多前言今皆窒礙不通矣豈不大可疑也然彼此皆  
朱子之說不可一是一非又不可矇然皆是而無所  
辨別也

又 己卯

奎五曰當初鄙書以寒欲衣飢欲食爲人心本色  
答書以此爲懸空說其後面稟以寒則慄然知其

寒而思其衣飢則枵然知其飢而思其食這慄然  
枵然而知者明有着落恐非懸空說先生曰然則  
君只以知寒覺飢爲人心本色乎乍知乍覺未及  
成情既未成情則不可只以此爲人心本色云云  
今下答謂小生以前日所教爲以人心非情恐未  
及詳閱矣蓋統言人心與只指人心本色者愚意  
自有分別統言人心則善底固是人心惡底亦是  
人心其善惡之相雜本不必辨矣愚所謂本色者  
必就有身有腹慄然枵然自知自覺者言之而已  
非統說人心初發時皆善發後始兼善惡也發初

之卽有善惡固非難見故前後仰稟未嘗以此爲  
言矣只緣筆力鈍劣不能明白錄出故下答每疑  
小生以人心初發處謂之本色然愚之本意只欲  
於許多人心之中剔出其自然呈露人所不可無  
者謂之本色其許多參錯不齊之發者却歸之於  
各其氣稟之所發也本色云云實有區別之地矣  
如何

先生曰人心說屢次相難苦不歸一各主先入之見  
則類如此必濯舊來新然後庶幾有爛熳之喜矣盛  
見每主欲衣欲食之念驀直出來者爲人心本善之

證其欲當衣不當衣當食不當食底念則必撥歸於  
已發後計較之科第更思之凡人飢欲食寒欲衣則  
無論當食不當食當衣不當衣其欲之之念一皆驀  
直出來豈欲衣欲食之念先出而當衣不當衣當食  
不當食之念迤迤而踵出乎此則不待言語講說自  
念吾心之所發則其無先無後驀直迭發於此心界  
頭者可以驗知也不必多言也當食不當食當衣不  
當衣之念驀直出來者非所謂人心之兼善惡也非  
所謂情之兼善惡耶人心道心情也而道心既純善  
人心又謂之純善則情亦同歸於純善其可乎哉蓋

性該於心性雖純善而無爲心雖有清濁而能作用  
故性必乘心之氣機而動靜焉心之未發而不用事  
則性靜而純善之體自在心發則性亦乘此而流行  
惟其心既有清濁發則有中節不中節之異而情以  
之有和不和善惡形焉此情字界頭而人心道心同  
在一圈竊看盛意因人心之無不善而復引性發爲  
情之語將拖至於情無不善之地此何義理來教謂  
於其發處斷其惡者歸之氣稟斷其善者歸之本色  
此亦語病無論其善惡皆理乘氣發而善者理之勝  
而惡者氣之掩也皆人心之本色情之體段也今必

就其發出之善底謂之本色此果與孟子就七情之兼善惡者別出善一邊者同孟子主性善而指其直遂者而別言善邊者實有意在然舉七情全體之兼善惡底言之者固可謂情之本色豈以別一邊者謂之本色也其可細商也

奎五曰從初鄙見出於不曰混必曰危之疑而朱子亦嘗以人心謂未便是不好故前後張皇本欲尋人心本然之則矣近更思之若必如鄙說則是只指其靈覺活化而言以此靈覺之所使必謂之善則不幾於本心之譏乎如是則人心本色惡固

不可言善亦無可說只是危動不安易於流蕩之機也益信惟危之言完備曲盡也是以近則不敢膠守舊說蓋其迷謬的在於靈覺之發於為形氣者無善惡可指者而謂之本色謂之善矣但前後下教每不及以此意提誨只以發初之兼善惡為人心本然故愚迷莫悟至此伏悚

先生曰人心非情云云始知高明之非以此疑之不須更言而第慄然而知寒朽然而知饑者此猶屬知覺不可謂情而若思衣食則思即情也高明前日之說以思之驀然出來為人心本色於此不可謂善

屏溪集卷之四十一  
惡其思衣食之際不當之衣不當之食欲衣之欲  
食之者亦不一時而驀然出來耶思字以前未到衣  
食固不足言而既已思衣食則當否並見捨此而人  
心本色於何討見衣食聲色是人心路頭而人欲之  
所由生心之由此路頭者易陷於人欲故大舜所謂  
危也與心體危動難安之危不同此特其所由之路  
危故也朱子所謂未便是不好者以爲人心本不是  
元不好也衆人之心或有不好者參錯雖不如道心  
之全善而亦不可謂全不好也以此不可爲人心本  
色全善之證也既曰統說人心發初已有善惡固非

難見云則人心本發後之稱其未發前人心無可說  
如此而必欲指本色故自不覺侵過此心靈覺界說  
來矣此則已覺說得誤了不須更論也

又 庚辰

先生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二句人見各異君  
則以爲如何

奎五對曰此二句尋常不能明解第心是氣也氣  
故不測不測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夫然者何也  
以其機之自能活化運用矣然則此云乘氣機三  
字只是不測之心自乘其機會靜會動自出自入

而已不是以心爲一物氣爲一物以此乘彼如人乘馬之爲也平常所見不過如此而已近見幼道丈區別心氣極費區處一心界中除血肉之質初不舉論更就其中以心之氣之寬猛剛柔之屬一並歸之於菖蒲茯苓可治之心以醫書所云云者證之而專歸之氣就此氣上又拈出其靈覺體段明昭不昧神妙不測者始謂之千聖所論之心以朱子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之訓證之其意亦似有理若以是說渾之則人心之心只爲靈明知覺底微妙體段氣機之氣可作靈覺下面

粗底物事矣以是之故新舊之見自相矛盾不敢以一定之說仰對矣

先生曰人心妙不測一句本似有疑人之心有單以氣言者有合理氣言者若以此人心一句單以氣言則不無以氣乘氣之病幼道之極費區處以妙不測屬虛靈之心以氣機屬精爽之心顧其文勢雖似通去終不免精爽與虛靈分作二心此本幼道之本見

李仲一人心道心講說

甲申

仁麒問伏見答任正汝書以人心道心各執其中爲說精一執中摠會一中字而各執二字似有兩



中之疑未知如何

先生曰人心道心皆發後名目人心之爲食色而發也道心之爲義理而發也各有條件中者義理之至善處人心道心皆精察而一於至善者即執中也道心則本出於義理者故只擴而大之無過不及則自是中也人心則爲食色而發易流於人欲故其精察而執中者不過當食色察其合於義理與否而執其合於義理者而爲之即中也道心是主義理者故朱子以人心之合義理謂之即道心也而細究之則人心道心各自有別始發之際脉絡各異人心之合於

義理者爲人心之執中可也何必謂人心爲道心耶聖人心之發皆合於義理則聖人分上初無人心之稱可矣果然則上智不能無人心者何也蓋朱子之意以道心爲重而人心不過合於義理而執中故言之如此以中庸序觀之人心道心雙下說來而至下結辭復言危者安微者著而自無過不及之差云則其人心道心各能得中之意明言之矣於此蓋商之所謂兩中之疑甚不然心一也若於未發一本處言人心道心已各有中則誠有疑焉人心道心言此心發後之名也心之發用一日萬機隨發而中節則謂

之萬中亦可奚有乎兩中之疑也

羅處大人心道心講說

辛巳

無故而喜無故而怒凡人之情喜有當喜怒有當怒者此本然之性而今此無故而有喜怒之說則未知指何據而言歟

發揮中無故而喜無故而怒云者此無本冊未之考第以文勢揆之人之喜怒事之當喜者喜之不當喜者不喜當怒者怒之不當怒者不怒此中節之喜怒也此云無故而喜怒則僂不當喜怒而喜怒也必是警夫學者之言也

孝經講說

甲甲

先生問孝經經一章末節患不及其文義如何看耶奎五曰尋常不甚致疑以爲不敢毀傷孝之始立揚顯親孝之終若不能保此孝道之終始則上而辱其親下而危其身無以立於世也所謂患之及者恐指此意也伏未知如何仁麒曰若以文勢言之上文既言孝之始孝之終此章孝無終始似言無其始無其終之意且每章以德教社稷宗廟等說結之蓋言孝有終始則能有此效不然則不能也不能保其社稷宗廟則謂之及於患可也此章

末端似爲摠結之語也未知如何  
先生曰孝之於人無論尊卑貴賤其始終之道各自  
己分上當然之理若各自力行則爲之矣初無不及  
之患云如是文義平順義理亦通暢註說終不知其  
恰當也此蓋聖人既盡言天子庶人孝之終始之道  
更言此乃人人當然之事爲則爲之何患乎爲之而  
不及耶以此示人非高遠難行之事而易以力行也  
且自古文字患不及不及之患云云者用處甚多此  
等患字豈以禍患之患用之耶若如註意則此患字  
必改着禍害字耳

姜必簡講說

甲申

審言問性與天道孔聖所罕言而今則初學少年  
僂以講論性理爲最初第一工夫讀大易則不講  
乾惕直方而先談性道讀論語則不講孝悌忠信  
而先說一貫不先講義理之本源則無以知其頭  
腦有所嚮望而然耶或不無厭卑騫高取虛名而  
無實得之弊耶

先生曰爲學工夫先格致而後誠正者初學之初頭  
工夫也朱子言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  
蓋謂勿論先後輕重廢一則不成爲學也若言其弊

則只知知之先而不顧行之重則終歸於鸚鵡之能  
言而不足言也徒務躬行而不先窮理則亦孝悌清  
謹未免爲小人矣士之爲學者無誠心實得而取虛  
名而已則雖講說疊疊口頭懸河而躬無孝悌之實  
行雖割股廬墓欲稱至行而心要外人之虛譽則其  
知其行皆不足道也若以實心求之則十五而讀大  
學者亦可知明新誠正之許多奧義然後可以次第  
行之小學童子之學而朱子書題持言天道人性之  
奧義近思錄四書之階梯而首篇先載周子太極圖  
說蓋聖賢教人之法必先知理氣心性之義然後凡

百名目義理可以說下來矣今之學者務講說而不  
躬行者誠不可矣然不必以講學爲不可以不躬行  
爲不可而責其勉行可也勿論講學躬行皆實心做  
去其卒有成就矣如事父兄則必知孝悌之道實心  
做去讀書則必實心玩究以所知者講說於先知者  
而質其當否其不知者亦問學於先知者而以資有  
得莫不實心做去矣蓋虛僞則一事不可成實心則  
百事可做未知俱以爲如何

屏溪先生集卷之四十

